

社会理论译丛



# 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英] 安东尼·吉登斯 著 文军 赵勇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 · 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 · 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

· 社会理论译丛 ·

# 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英] 安东尼·吉登斯 著  
文 军 赵 勇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著 者 / [英] 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译 者 / 文 军 赵 勇

---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 政 编 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dph.com.cn>  
责任部门 / 编辑出版中心  
(010)65232637  
责任编辑 / 章绍武  
责任校对 / 栗 枣  
责任印制 / 同 非

---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客户服务中心  
(010)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  
印 刷 / 北京市增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开 本 / 850 × 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 13  
字 数 / 299 千字  
版 次 /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 ISBN 7 - 80190 - 020 - 0/D · 001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03 - 1119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25.00 元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作者简介

(英) 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1938年生于英国, 当代著名社会学家, 也是当今西方少有的最富影响力的社会理论大师。现任伦敦政治与经济学院院长, 曾任英国布莱尔首相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顾问。迄今为止出版过30多部学术著作, 发表过300多篇学术论文, 其著作先后被译成22种语言, 是目前世界上公认的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

## 内容提要

本书集中反映了作者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来致力于社会理论与现代性方面的研究成果。其理论贡献突出地反映在: 其一, 对某些古典社会理论提出了新的诠释, 与帕森斯认为有些古典理论是以秩序问题为核心的观点不同, 而是认为应以资本主义与现代性这一历史问题为核心。其二, 试图为当代社会学定调, 认为当代社会理论应该把传统上分裂对立的“结构”与“行动”二元图式整合协调起来, 以形成一种动态的结构化过程。其三, 较好地 从社会制度方面探究了现代性的起源、性质以及后果, 是现代社会的诠释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英]安东尼·吉登斯著;文军,赵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7

(社会理论译丛)

书名原文: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ISBN 7-80190-020-0

I.社… II.①安…②文…③赵… III.社会学—文集  
IV.C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9467 号

Anthony Giddens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

本书正文根据 Polity Press 2000 年版译出,封底文字根据  
1997 年版译出

# 现代性、全球化与社会学 理论的演变

(代译序)

## 一 现代性：社会学理论研究的 逻辑起点与核心主题

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为满足现实的认知需要，回应时代所提出的问题。社会学作为研究现代社会及其变迁的一门学科，就是对现代社会特征的一种反思性分析与回应，其关注的核心主题就是“现代性”的形成和命运<sup>①</sup>。因此，“现代性”是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正如英国学者斯马特(B. Smart)所说：“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界定、学科主题的建构和适当方法论的发展，都是为了系统说明现代社会的现象，说明社会技术——这种技术既是为社会生活现行形式的规则或统治而提供的，又对他们会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控制。正是基

---

<sup>①</sup> 文军：《社会学研究的主题与社会理论的重建》，《社会学》2003年第1期。

于这些术语和假定，社会学才在现代事物的秩序中以及在‘现代性方案’中占有一席之地。”<sup>①</sup> 吉登斯（A. Giddens）也曾指出，把社会学界定为对一种特定社会类型（即现代社会）特征及其对世界影响的研究，而不是以一种十分笼统的方式把它界定为研究“社会”的学科，这一点十分重要，这也恰恰是区分社会学与社会理论的重要标志。因为相对于社会学而言，社会理论的任务十分笼统、内容过于广泛，譬如，当您考虑如何对社会或文化的概念加以利用的时候，您可以从社会理论的角度对其进行充分的研究，而比起社会理论这种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来，社会学的范围已小得多了。这也是使社会学区别于人类学、经济学等其他社会学科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正如吉登斯在本书前言中所说：社会学知识体系与社会理论并不是一致的，后者比前者要宽泛得多，它涉及人类行为、社会制度及其相互联系的所有领域。但是社会学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现代性出现以来所产生的社会世界，其与社会理论有着特殊的关系<sup>②</sup>。有人也许会说，对研究现代社会特征具有界定意义的社会科学是经济学，因为我们实际上所谈论的“社会”是指从资本主义崛起和市场经济体系形成以来的社会，但是，没有人能够

① B. 斯马特：《后现代性与社会学》，《国外社会学》1997年第3期。

② 关于“社会理论”与“社会学理论”之间究竟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可以说，不同社会学家或社会研究者在认识上并不一致。但吉登斯的这种强调“社会理论”与“社会学理论”之间具有内在联系的观点较具有代表性，尤其对主流社会学的观点形成了冲击。因为从起源上来看，相对于主流社会学的“经验本性”和“实践品质”而言，“社会理论”似乎一直被视为非科学或前科学的思想活动，是主流“社会学理论”在学科化与规范化之后所力图摒弃的范畴。



仅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界定出现代社会的特征<sup>①</sup>。其实，自现代性和现代社会诞生以来，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都有一个核心理论目标，那就是总想为社会提供一个普遍性的、有代表性的理论模型，并从社会之外对现代社会进行描绘，解释社会各主要制度和领域之间的关系，对现代社会的发展给予说明<sup>②</sup>。

尽管人类对自身活动所构成的社会生活及其后果的思考，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但把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加以系统考察和论述的却是启蒙运动以后的事。社会自人类有群居生活起即已存在，社会思想也随此而产生，但社会学作为一种研究社会的独立的学问或知识系统则到19世纪中后期才得以产生。正如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R. Aron）所指出的：“社会学可以解释为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意识”，“19世纪的社会学标志着人类思考自身行为的时期。”<sup>③</sup>许多社会学家都认为，社会学（甚至包括所有社会科学）的兴起都是对现代社会出现的一种回应，是现代性的直接产物。正如吉登斯在本书中所说：“社会学起源于现代性的来临——即起源于传统社会的分解和现代社会的巩固与发展过程中。”<sup>④</sup>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说社会学就是研究社会“现代性方案”的一

① 吉登斯认为，当今经济学之所以重要，不仅是由于它的思想和理论，而且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同经济现实相联系，但经济学思想并不能为了解现代制度的总体面貌提供框架。有关吉登斯对社会学是研究现代社会的一门学科的看法，详细内容可参见：Giddens, A. & Pierson, C. (1998) *Conversation with Giddens: Making Sense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p.42~55。

② 尼格尔·多德：《社会理论与现代性》，第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③ 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第1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④ Giddens, A. (2000)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15.

套知识体系，“现代性”是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伯格（P. Berger）与凯尔纳（H. Kellner）指出，“社会学不只是在研究途径与方法上是一特殊的现代学科，它也是一开始就受到现代性的困惑而展开的一个探索的课题。现代世界有何不同？它如何会变成那样的？什么是它的主要结构？它会往哪里去？这些都是伟大社会学家关心的问题，不论他们是处于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古典时代，还是早于及后于古典时代，都是一样的。”<sup>①</sup>

其实，正如吉登斯所说，现代性就其内在的特征而言，本身就具有社会学的性质。在现代性条件下，已经再也没有什么知识是原来意义上的知识了，因为在“原来”意义上的知识，知道就是能确定，而在现代性条件下，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所有的科学都是建立在流沙之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确定的，也没有什么东西是能够被证明的”<sup>②</sup>。现代性是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被建构起来的，而所谓必然性知识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误解罢了。从社会学甚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历史来看，由于启蒙运动和崇尚理性之间的密切关系，人们通常认为，自然科学在把现代观念与过去的精神状态相区别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即使是那些继承人文主义社会学传统的社会学者，也常常承认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还是有着一一定联系的。但社会科学实际上比自然科学更深地蕴含在现代性之中，因为对社会实践不断修正的依据，恰恰是关于这些实践的知识，而这正是现代制度的关键所在<sup>③</sup>。毫无疑问，社

① Berger, P. & Kellner, H. (1981) *Sociology Reinterpreted*, Penguin Books, p. 15.

② Poper, K. (1962)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London: Routledge, p. 34.

③ Giddens, A.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 40.

社会学在建构现代性和现代制度方面具有突出的地位，其本身就是知识生产的一种现代形式（a modern form of knowledge），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现代性特征的体现，社会学自身的基础是建立在现代性内涵之中的。因此，关于现代性特征的描述和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产生与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种背景下，伴随着对社会学知识特征与地位的哲学与方法论之上的争议，现代性问题自然也成了社会学话语中的中心议题。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在社会学的古典阶段有一连串对现代性内涵不大一致的定义，最典型的如资本主义（马克思）、有机团结（涂尔干）、合理化（韦伯）等等，而且每一个又都是与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联系在一起的，如生产方式（马克思）、劳动分工（涂尔干）、理性化的多样性（韦伯），同时还包含了一系列方法论类型与分析方法，如社会关系（马克思）、社会事实（涂尔干）、社会行动（韦伯）等<sup>①</sup>。

现代性与社会学的结合直接导致了社会学理论的诞生，而社会学则正是这样一门探索与反思现代性的学问。其实，社会学对现代性的探索，从社会学奠基人之一的韦伯（M. Weber）开始，便得到了最有力的诠释。韦伯一生的学术工作都是环绕着西方现代性这个课题来探究的，他把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看做是现代性的本质性特征，其理论的核心便是诠释西方理性主义以及现代性的意义<sup>②</sup>。与韦伯同时代的涂尔干（E. Durkheim）则更是站在圣西门（Saint-Simon）与孔德（A. Comte）的肩上来展示这门初生的学科的，并使社会学成为现代大学的一门独立学科，其社会学取向与启蒙思想是一脉相通的，都是实证主义的。另一位

<sup>①</sup> Owen, D. (1997) *Sociology after Postmodernism*, London: Sage, p.12.

<sup>②</sup> Turner, B. (1992) *Max Weber: From History to Modernity*, London: Routledge, p.8.

社会学的奠基者马克思 (K.Marx) 亦深受启蒙之影响, 其有关人类“解放”的观念就是启蒙价值的核心。马克思对启蒙方案所造成的现代性有深刻洞悉, 他认为这个现代性是由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建构的, 他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 特别是它的生产力, 给予最大的赞美, 但同时也看到这个现代性的黑暗面。因此, 马克思也是对现代性最严厉的批判者之一, 并希望通过更完全、更深刻的现代性来治疗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病伤。

从现代社会学理论的缘起来看, 其古典理论首先在德法两国中出现, 这并非主要因为这两国学界有理性思辨的传统, 更主要的也许是由于德法两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形成遇到了独特的困难。尽管如此, 民族国家乃至整个欧陆共同体的危机并没有妨碍古典社会学理论的建构方向指向现代性问题的基层<sup>①</sup>。从古典社会学开始, 绝大多数社会学家都将其分析的重点放在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这一模式上, 尤其关注现代社会与工业化的关系。正如埃利亚斯 (N.Elias) 所说: “社会学先驱者奉为理所当然的信条之一是, 社会必然会朝着进步和越来越完美的方向变化。”<sup>②</sup> 而他们之所以会对现代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特别感兴趣, 其原因就在于“这一时期的社会学家与正在上升的工业阶层中这个或那个阶层联合在一起, 以试图说明人类确实是朝着他们所向往、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的; 他们试图通过对迄今为止的社会发展方向及其动力进行深入研究来证实他们的向往和希望”<sup>③</sup>。

如果说古典社会学理论只是通过各自的研究途径确立了社会学理论对现代性与现代化的研究主题, 那么, 到现代社会学

①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第10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

② 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第1卷),第13页,三联书店,1998。

③ 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第1卷),第17页。

阶段这一主题已变得更加具体化、系统化和理论化了，从帕森斯（T.Parsons）对现代社会所做的庞大的结构功能分析，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发展理论的直接产生，现代社会学无不在承传古典时期的遗风，不管其运用的理论和采用的方法如何，其建设“现代性”与推进“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和核心主题始终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即便是20世纪60、70年代各种反帕森斯理论和反现代化思潮的出现，其实也是紧紧围绕古典社会学时期开辟的研究主题展开的，只是他们主张的研究路径和方法各不相同罢了。无论是“微观—宏观”维度，还是“主观—客观”维度或是各种综合互补的维度都没有偏离社会学传统的研究主题，这或许与现代化的实践与知识内在逻辑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总之，作为一门独立形式的社会学的出现与现代性的产生是一致的，它既是对现代性及其后果的理解和阐释，又是现代性发展的后果和原因。具体来说，社会学的诞生就是为了探索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及其所带来的后果，它既是民族国家的兴起、现代性的出现、工业革命的爆发、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需要，也是现代性成长和人类科学知识不断分化—综合的直接结果<sup>①</sup>。因此，社会学作为一种独特的研究形式，从其诞生之时起，其命运就与现代性和现代化紧紧地拴在一起了。现代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形成、研究主题的选择以及适用方法论的发展都是以分析社会现象并赋予社会秩序，提供管理生活与理性控制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技术为其目标。社会学正是靠这些广泛的概念和预设，而在“现代性方案”和“现代化建设”中占有一席之地，拥有“合法性”，而且，这种状况直到现在也

<sup>①</sup> Taylor, S. (ed.) (1999) *Sociology: Issues and Debate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pp.15~16.

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化。<sup>①</sup>这不仅意味着“现代性”与“现代化”已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核心主题，而且也从总体上规范了现代社会学与社会理论研究所要运用的理论、方法以及价值取向，大凡现代性与现代化所表现出来的特质（如民族国家中心论、西方中心论、人类主体中心论、二元对立、秩序与进步等等），也多半成了社会学研究的品质和特色，同样现代性自身所具有的潜在危机也演变成了社会学研究的潜在危机。在当代全球化浪潮的驱动下，随着现代性与现代化危机的日益显露和严重化，社会学与社会理论研究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也越来越大，正如现代性的危机只能用超越现代性的方式来解决一样，滞留在现代化研究范式之上的社会学研究也只能用超越现代化研究范式的方式来予以解决<sup>②</sup>。

## 二 社会理论与社会学发展的 基本脉络和规则

从已往的社会学研究来看，社会理论与社会学的发展同其

---

① 总体上来看，在当代社会学阶段，社会学的研究旨趣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一定的回归，这一方面表现在对古典社会学的重视，人们纷纷回归到古典社会理论中吸取养分，并把社会学古典时期的现代性话题重新纳入了讨论的范畴，其中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世界范围内韦伯热的兴起；另一方面，当代社会学家们也开始反省和重估曾经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被广泛批判甚至被视为贬义的帕森斯理论，并试图从中吸取有价值的思想。尽管在理论形态上，当代社会学再也没有出现过像帕森斯那样的一统天下的理论，且在理论取向上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理论，但正是这些不同社会学家的理论探讨，预示了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学研究的变革方向，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学的新发展。

② 文军：《逻辑起点与核心主题：现代性议题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5 期。

他学科理论的发展一样，其基本走势是社会理论中各种具有相反倾向的理论流派的相互对立、相互渗透和相互融合的有机的历史发展过程。社会理论与社会学研究的发展轨迹就像一条正弦曲线，是实证主义、人文主义、批判主义三种取向的社会理论交替出现，轮流占据上风的历史的、逻辑的发展过程。在社会学研究中，由孔德—涂尔干开创的实证主义社会理论的传统强调社会理论与自然科学方法的一致性，把社会学看成是整个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学科，认为通过社会理论研究可以找到认识和控制社会发展的规律。而由齐美尔（G.Simmel）—韦伯开创的人文主义社会理论传统却强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本质性区别，反对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自然科学化倾向，主张把关注社会行动者主体和主观性作为社会理论研究的重点。由马克思开创的批判主义社会理论传统既不同于实证主义社会理论，也不同于人文主义社会理论，它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使社会理论在本质上成为批判的、革命的学说，并对后来社会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随着三种取向的社会理论的交错发展，一定时期后又总要出现一种对各种取向的理论进行综合的社会理论。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社会理论发展的一个周期。从社会理论的发展历史来看，迄今为止，实证主义取向的和非实证主义取向（包括批判主义取向）的社会理论至少出现了三次高峰和三次明显的理论综合。实证主义取向的第一次理论高峰是孔德和涂尔干，非实证主义取向的第一次高峰是获尔泰（W.Dilthey）和韦伯。例如，韦伯的理解社会学，就综合了德国人文主义和英法实证主义的双重传统，他主张社会理论的基本分析单位是人的社会行动，通过“理解”人的行动动机中包含着的“主观意义”去认识社会现象。因此，韦伯的理解社会学中的“理解”既是“解释性的理解”，又是“理解性的解释”，目的在于克服实证主义和唯心主义在社会认识论上的独

断，走的是一条相对主义的折中道路。

实证主义取向的第二次理论高峰是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及实用主义的社会学研究，非实证主义的第二次理论高峰是以舒茨（A. Schutz）为代表的现象学社会学理论的出现，而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社会批判理论则是从反实证主义立场出发对当代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取向的社会理论所做的第二次综合。例如，帕森斯就是继韦伯以后试图对古典社会理论进行综合的社会学家，其结构功能主义就是对帕累托（V. Pareto）、涂尔干和韦伯等不同理论要素全面综合的结果，并将英国的功利主义经济学、法国的实证主义和德国的历史主义传统结合在一起，为整个社会科学构筑了一个跨部门的概念框架。

实证主义和非实证主义社会理论取向的第三次高峰都是社会学发展进入当代社会学阶段以后产生的，与前两次高峰所不同的是，第三次理论高峰无论是实证主义取向的还是非实证主义取向的社会理论都十分注重在承传自身传统的基础上努力吸取其他优秀的理论传统。因此，在第三次理论综合上表现为一种多元综合的态势。如以实证主义理论传统为主的新功能主义和以人文主义理论传统为主的理性选择理论，实际上都表现出了相互吸收、互为补充的特征，并在理论取向上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理论。可见，社会学与社会理论的历史，其实就是不同学派、不同理论、不同研究取向相互对立，又彼此渗透、彼此补充的发展过程。尽管社会理论各发展阶段在思想观念上有很大的不同，但如果以现代化为坐标，以社会发展的实践为尺度，古典社会学、现代社会学和当代社会学在社会理论的构建与目标取向上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别，因为它们始终没有摆脱建设“现代性”与推进“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其所遵循的都是一种以民族国家中心论、西方中心论和人类主体中心论为特征的“现代化研究范式”。



然而，今天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全球化、信息化的强劲出现，人类社会的现实开始再次发生巨大转变了。整个人类社会的知识体系都面临着新的检验，而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之上的社会学理论也当然毫不例外。因此，在人类社会再次由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由现代社会向全球社会发生转型的时期，社会学理论体系必须予以重新认识。而重新认识社会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重新认识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机制，重新认识我们的日常生活本身。今天，当我们面对全球化滚滚浪潮时，社会理论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理论都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如果用吉登斯有关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来重新审视当今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和学术品质<sup>①</sup>，我们便会发现以下几个十分重要的理论规则：

第一，社会既不是简单地从个人开始的，也不是外在地给定的所谓整体，相反，它是一个周期性的在时空之中不断实践的过程，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人际互动，到地区间、国家间的冲突与平衡，都既有“内在演变”又有“外部冲突”，是内外彼此交织、主宰相互渗透的发展变迁历程。社会理论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解释，其关键就是对现代社会结构的特征寻找解释。为此，社会理论的分析任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解性的解释（hermeneutic explication）和在描述性的社会科学的元语言（meta-language）中对他者（the other）的生活方式的揭示；二是对作为伴随人类行为而来的结果的社会之创造与再造进行解释。

第二，社会理论并不是对某种既定的（pre-given）外在客

<sup>①</sup> 详细论述可参见：Giddens, A. (1976) *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A Positive Critique of Interpretative Sociologies*, London: Hutchinson; New York: Harper & Row. 作者在该书的结语中，共归纳了四个方面的九条新规则。